

歷史與空間

泰孚號的時光

胡秀蘭看到「下洋老街木橋」照片時，怎麼也不會想到：外公張維昆開辦的紙行「泰孚號」，會與毛澤東聯繫在一起。她的驚訝如同考古隊發現了歷史古蹟，或者是某件文物突然從黏糊糊的泥土中跳了出來……

92年前，初夏的陽光淡泊而純淨，輕飄飄、輕飄飄地散落在下洋溪兩岸。吊腳樓般的老街木橋，高聳地佇立在溪石的白槽裏，橫架在岸灘上。斑駁的倒影，靜謐地漾動於碧綠澄澈的溪水中。

老街黑瓦白牆的騎樓，參差錯落地沿著溪水北岸延伸開去。遠遠黛山籠罩著淡淡的白霧，近處屋瓦搖曳著裊裊的炊煙。木橋上，幾個行人從新街踽踽踏過彩虹似的高橋，凝望著橋下一位舟子戴著竹笠，背著魚簍，撐著竹排，在溪面上滑過，溪水的漣漪一圈圈擴散開去，激盪著粼粼的波光……

張維昆揭起一塊塊店舖木板，緩慢地疊在角落裏。他是平水坑列市人，字張恒孚，來到下洋老街開紙行已經好些年了。他賣草紙，賣食雜。他的店舖在木橋邊上，顯眼熱鬧。

「恒孚叔，我來挑包紙下茶陽。」低細溫柔的話音傳來。他一看，喊他的人是菊嫂。她長得小巧清秀，穿著大襟衫，早年丈夫去馬來西亞挖錫礦，卻再也沒回來。菊嫂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，靠挑擔到廣東茶陽度日。

「菊嫂，盍早！先喫茶。」他憐惜地瞅一眼菊嫂，「有飯慢慢食，有活慢慢做。命這麼長，活這麼長。」菊嫂格格笑，說：「不早了，路頭遠啊。」恒孚叔哈哈大笑，點點頭，瞧見菊嫂將一刀刀紙放進籠裏，壓了又壓，慌忙勸道：「不要挑太重，彎了腰啊。」菊嫂沒聽他的話，晃悠悠地挑起擔，走出了店門。恒孚叔無奈地搖搖頭，他想起菊嫂的家境，嘆了一口氣。中秋節時，恒孚叔託人給菊嫂捎去一斤豬肉，說是挑擔戶辛苦了。

五月的下洋，溪水淙淙，蜿蜒南流，澄碧如練。當毛澤東在盧肇西、陳正、曾牧村陪同下，走到「泰孚號」門口時，溪邊那棵高大的苦楝樹，枝幹灰褐粗裂，開著繁密的淡紫色花，蜜蜂嗡嗡地飛憩花蕊上。他們的身後是王良支隊，軍容齊整，五星閃亮。王良命令搶佔有利地勢，一排士兵吧嗚吧嗚跑過晃動的木橋，控制火星嶺。他率領部隊穿過下洋老圩，向中坑村衝去……

毛澤東走進店門，張維昆一下愣住了：毛澤東面容清瘦，頭髮濃密，穿著中山裝，個子很高，褲腿不夠長，露出小截小腿，渾身散出書卷氣息。這是

兩間典型的客家建築，但又帶有南洋騎樓式的風情，高高的石裙，方形的立柱，前店舖後住家，逐層遞升；店面最低，邁上一層台階是後廳，左手邊設計通透的天井，右手邊安設轉角樓梯；再上一層台階，右邊是桔紅的灶台，左邊是寬敞的飯廳，擺著一張八仙桌、四條椅子，擦洗得黃澄澄的。

張維昆引著毛澤東，來到飯廳坐下喝茶。毛澤東背靠後門牆壁，凝視著從天井飄落的陽光。突然，他看見一隻小烏龜從天井排水溝爬了出來，緩緩地爬到天井半壁，又掉落下去。他愣了一下，笑了。他轉過頭，細聲地問：「這個房子為什麼三層升高設計？」

張維昆笑了笑，說：「是這樣，下洋溪夏季時有洪水暴漲。當洪水漫上老街，我就要帶家人從後門撤走。」他打開了後門，一股涼風呼嘯地吹了進來。後門外是一條逼仄彎曲的小巷，還有一塊塊碧綠的菜地。他篩了一杯茶，瞟一眼毛澤東：「台基逐層升高，可以防止洪水急速沖入後堂啊。」毛澤東從口袋裏摸出一包煙，遞一根給張維昆，睜縫著眼，點了點頭，說：「高明喲，我們打游擊，也要用高明的方法。」他呷一口茶。

張維昆接過煙，將它夾在耳朵上。他告訴毛澤東：每次下大雨，溪水暴漲，他就忐忑不安，不敢睡覺，站在二樓勾欄上，監視著渾濁的河水……

陳正望著毛澤東，說：「大水浸街，雖然沒睡，但也有好處，在店裏就能撿到溪魚哩！」一席話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毛澤東抬起頭，衝著曾牧村說：「你家裏能撿到溪魚嗎？」張維昆搶先說：「他呀，想撿，可惜房子建在山坡，沒這個福氣！」毛澤東忍俊不禁，一口煙霧噴了出來……

曾牧村笑道：「陳正也算住在溪邊，可惜他村子的溪水太小，從來就沒漫進他家裏。」毛澤東嘴角上揚，問：「你們多久沒回家了？打完這仗，可回家看看嘛。」曾牧村「嗯」了一聲，忽然羞愧起來：他已經幾個月沒回過家了。

毛澤東輕輕地彈煙灰，問張維昆：「家裏有幾口人？田有多少？生意好嗎？」張維昆答道：「家鄉人多地少，才出來開店做生意的……」

喝完茶，張維昆請毛澤東去二樓看看風景。他雖然不知道毛澤東的身份，但看陳正他們對毛澤東的敬重，心裏已經猜到幾分。

上二樓的樓梯是7字形的，又高又陡。毛澤東來到二樓前堂，房間很寬大，擺著一張大床，踩上去咚咚響。打開小門，邁進陽台式的勾欄。他倚欄而



●下洋老街木橋盡頭右邊的二層房子，為張維昆開設的紙行店「泰孚號」。

望，下洋溪的美景盡收眼底：溪水如柔軟的綠絲綢，輕輕地飄去。對岸只有稀疏的幾間店面，四周阡陌縱橫，稻苗青青，桉樹聳立，梧桐葳蕤。面前的木橋，如一匹溫馴的木馬在靜靜地飲水……

張維昆指着木橋說：「我的孩子經常捧着飯碗，站在木橋上，吹著溪風吃飯，唱着歌謠玩耍，放風箏哩。」毛澤東微笑道：「哇，好有詩意！」陳正知道毛澤東喜歡吟詩作對，骨子裏有一種詩人的浪漫氣質，就指着溪邊菜地的一种植物，說：「你猜，這是什麼花？」

毛澤東凝望着它，說：「哇，花蕾長得好茂密啊！是木槿花吧？」「對，對，快開花了，我後門菜園裏也有呢。」張維昆一臉興奮的神情，「開花粉紅粉紅的，一串串一片片，好像掛着許多許多的小喇叭呢！」

毛澤東睜眼裏閃出亮光，說：「我們小時候喜歡摘它過家家哩。」大家一聽，都笑起來。張維昆說：「我們客家人還摘它來煮着吃呢，滑爽滑爽的，有雞肉的味道。所以，我們都叫它——

「雞肉花！」陳正、曾牧村異口同聲說了出來，相視而笑。毛澤東眉頭舒展，說：「好，有趣，我記住了！」盧肇西沉吟一會，說：「我們陳東……」話未說完，樓下通訊兵來報告了。

原來，紅軍猶如猛虎下山，直撲中坑村而去，但很奇怪的事情發生了：紅軍進村卻未遇到半點抵抗槍擊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只是從胡氏家廟後山遮天蔽日的風水林裏放出幾聲冷槍。團總帶着一班民團，藏匿在深山密林之中，等到日升中天，也不敢露頭。這仗沒有打成，毛澤東只好下令收兵。

不料，通訊員嘔嘔嘔嘔補充道：「幾位戰士放火將胡氏家廟燒了。」毛澤東大驚失色：「怎麼能燒胡氏家廟呢？我們是打民團，卻不能傷害老百姓的感情啊！」毛澤東眉頭緊皺，匆匆握別了張維昆。一個念頭再次跳入他的腦海：如何將舊軍隊改造成新型的人民軍隊呢？木槿花開了，毛澤東離開了金豐大山……

「下洋老街木橋」黑白照片，宛如一段塵封的舊時光，清純而寂寥。胡秀蘭將它收藏，如同收藏90多年前淡淡的陽光、柔柔的溪聲與暖暖的木橋。

● 胡賽標

豆棚閒話

● 青絲

屠龍之術

過去我家旁邊有一間職業技術培訓學校，到了晚上，就有不少長相靚麗、打扮時髦的年輕姑娘騎單車來上課。明亮的教室裏，每人都神情嚴肅而又專注地端坐在一台打字機前，十指靈巧地在鍵盤上往來翻飛，嘩嘩嘩嘩的清脆打字聲，瞬間就把後工業化社會的賽博朋克氛圍烘托起來了。

那時候大學還沒有擴招，成為打字員對許多只有中等學歷的女性來說，是一份令人心儀的工作，每天能按時上下班，無須出差也不用績效考評，手頭上積壓的工作多了，即使對着上司也可以甩臉色……但好景不長，沒過多久，所有人都能在電腦上即時處理文字了，無須再設專職打字員，人們費錢費時學到的打字技能，一如《莊子》所說的「屠龍術」，再無作用。

我過後想起此事，假如當年那些學打字的小姐姐看過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，一定會想起普魯斯特是怎樣描述人的現時境遇不如往昔的：「當突然有一天看到一個熟人的面相開始變得陌生時，我們便已生活在一個新的世界中了。」

其實我非常理解那種「無龍可屠」的虛無感——好不容易才學到一些技能，但之前可為人生定錨的熟悉環境卻突然消失了。嚴格說起來，打字成為「屠龍術」已經是2.0版，我還經歷過更早的1.0版本。我小學三年級時有珠算課，學生要自帶算盤到學校裏學珠算，基本的加

減乘除都是靠算盤完成。若有人日後更進一步，學了會計專業，還須考一個珠算等級證，保證能把算盤打得飛快卻不出錯。

然而，一切都隨着一個叫做「計算器」的東西變得不同，雖然其後很長一段時間，媒體上偶爾會有零星新聞，某個老師傅用算盤運算的速度比電子計算器還快，但算盤仍不可避免地從家庭轉入到了博物館。與之類似的還有硬筆書法、手寫美術字，也因資訊革命，變得和《神雕俠侶》裏楊過的「黯然銷魂掌」一樣，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才會有用。

完美的世界總是存在於回憶中，也少不了對自己的「屠龍術」戀戀不捨的人。我認識一個女性，過去在傳呼台工作，上崗前要做很久的職業培訓，除了熟記各種代碼，還須背五筆字根。現在肯定不好意思再跟人吹噓各種代碼，於是她跟人聊天，總會有意無意提起「我是打五筆的」。每次遇到這種情況，我就會想起普魯斯特的另一句話：「如果我們能在某一天偶然把現時的感覺作為我們回憶的支撐物，這些回憶就會死而復生。」

到了今天，人們都知道技術更新的速度越來越快，現代淘汰週期正在變短，原來引以為傲的技能有可能一眨眼就變成了「屠龍術」。就像作為一個寫作者，我平時看到社交媒體上鋪天蓋地的「yyds（永遠的神）」、「絕絕子（表示太絕了）」，危機感總是會變得很重。

詞度墨香

● 詩：施學概 書：梁君度



望江南·重陽

伯天 施學概 鞠躬

龍世代，九派賴傳薪。
海角雲泥留雁影，天涯雲樹隔音塵。
詩路幾艱辛。
登高望，青史上蒼旻。
道引弟兄情一鑿，源窮根脈意千尊。
心寄共龍孫。

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三日

來鴻

● 陳大廈

心願

臨晨，做了一場夢……
夢中見到過世多年的母親站在床邊，我一看，床邊還有蚊帳，用手一推，竟然手卻能觸到帳底，還有手感。
心中好生奇怪，怎麼帳頂這麼低，平時不是這樣的呀，再確認一下，是這麼低，怎麼回事？
突然醒來，還納悶着，難得又夢見母親。往年，每到冬至會遇見這情景，可今天？

噢，對了！今天是重陽節，是母親的生日。記得她在世時，住在夕陽紅養老院。那是她自己挑中的養老院。雖說，這養老院座落在宋仙洲巷，小街小巷，出腳也不便，我每周去探望，停個車也不便。可母親執意選中了這裏。她說：這原生是父親

工作多年廠子的地方，街坊改造後成了養老院，父親的徒弟陶師傅還是這兒的主任，有熟人關照。最關鍵一點，她生前的麻將搭子都住進了這兒，每天聚在一起，搓上幾圈心情也好。
都說老人像小孩，又任性，我只能依着她。每年的重陽節，正巧是母親的生日，我要為她過生日，她堅決不要。她說：重陽節，養老院裏熱鬧，集體過節，改善伙食，有時還有政府領導來看望大家，比她自己過生日都要熱鬧。
母親的身體還不錯，一眨眼過了94歲的生日，她和我說，要爭取活到百歲呢。可誰知大意失荊州，那年元旦前夕，天氣轉冷，母親打一下午麻將下來，受了涼，當晚氣管炎發作，等我趕到，她講話都難

受，馬上送醫院。不幸，一周不到就離開了人世。
從此以後，每年重陽節，我都去到夕陽紅養老院，向那裏的老人獻上一份心意。
我明白，就是替母親謝謝大家，那麼多年的照顧，讓她的晚年過得很開心，我也可在這一天，寄託對母親的思念。
歲歲重陽，今又重陽。可今年因疫情影響，養老院進出不便，我就微信王經理，轉上心意，讓她替我向在院的父母親們獻上一份心意，祝願大家長壽、快樂！
忽然，我又想起了那一個夢，難不成母親在提醒我：不是帳頂和屋頂太低，是要我抬頭做事，彎腰做人，為人要謙卑，不能忘了生活中那麼多相助與我的人。

生活點滴

● 魏進進

父親留下的書香

在眾多的尋常百姓家中，我一介書生，除了教書別無所求的秀才。我家的房子不大，擠巴巴的，現代物質文明的成果運用並不充分，書卻不少。氣定神閒，就能感受到縷縷書香的瀰漫與浸潤。在我的沙發上、餐桌上、椅子上甚至床頭枕邊到處都堆放著書本，更能從我和家人飯後暇餘常常分別手執一卷昭然可見。真的好像有一股看不到的書香在我家生根發了芽，暗暗敦促著我與時間賽跑，要我多讀書思考，多練筆碼字，用筆書寫人生，用心抒發內心的情感。說起書香，不能不說是我父親魏宗柱留下來的。

父親魏宗柱生前也是一個老師。他別無嗜好，就喜歡看書。《三國演義》、《吶喊》和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、《戰爭與和平》等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，使他每每陶醉其中。有不少的書他都看過好幾遍，上面還密密麻麻地用蠅頭小楷寫滿了他的讀書心得。父親最喜歡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這部小說，奧斯特洛夫斯基是他最敬佩的作家，身殘志堅的精神形象曾激勵父親克服了不少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。他愛讀書，也要求我們發奮讀書。我清楚地記得，父親節衣縮食，在我們上小學的時候就給我們徵訂了《人民日報》和《兒童時代》等報刊，僅這一項每年都要用去他一個月的工資。他鼓勵我們細心閱讀，這在當時需要非常大的勇氣，尤其是要抵禦那

些有色的世俗眼光。那時我們雖少不更事，儘管有些讀不明白，但父親的良苦用心我們還是領悟了許多許多。他是要讓我們通過讀書改變自己的命運。沒有父親當年的言傳身教，沒有他寧可忍飢挨餓也要讓我們讀書的堅守與付出，就不會有我們坐在明亮的燈光下安心讀書寫作的今天。
正是有了父親的托舉與推動，我們兄弟才從骨子裏愛上了書本和閱讀，還有寫作的興趣與衝動。在師範學校讀書時，我發表了第一篇小說，還收到一筆在當時值得一說的稿費。書就像是父親的生命，借書等於奪走了他心愛的一切。也是，讀書人不愛書，算不上真正的讀書人。父親給親戚的孩子送禮物，買的都是書，還親自書的扉頁寫上幾句話，以表期望。父親的字寫得十分工整，完全跟他的人一樣嚴謹細心。有了孫輩後，父親給三個孫兒一人徵

訂一本雜誌，教他們認字朗讀，不厭其煩地講解給他們聽。孫輩後來學有所成，都離不開父親書香的浸潤與滋養。儘管現在信息技術已非常發達，書籍的儲存與保管已有了全新的方式方法，可愛惜書的觀念在我腦海裏卻已根深蒂固簡直無法更改。我也不知道現在把書當寶貝還有無必要，只是覺得父親傳下來的家風猶如蜿蜒流淌的小河，雖曲折，但不能停止向前。每當月光灑在窗櫺，彈奏起舒緩的小調時，我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父親站在郵局的櫃檯前，為我們徵訂報刊雜誌的背影。他把希望寄託在了兒孫的閱讀與寫作的心靈之旅。
父親走後，他讀過的書還在，喜歡看書的精神還在。也不知怎麼回事，業餘時間，做別的什麼都提不起精神，唯有在看書寫字時我才會雙目炯炯，忘記了周圍的一切，甚至忘記了自己的存在。心無旁騖，看書才如穿透神經的咖啡，恰似直刺心扉的長劍。父親生前不抽煙不喝酒，把有限的薪水都用來買書訂報，書報成了父親的又一食糧。父親生前辛勞，成了書蟲，卻如孩童的天真，堅信只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。
父親走了，喜歡看書的影響依舊在，扎根在了我們兄弟的心裏。父親留給我們的很多很多，其中就有不絕如縷的書香，而且歲月愈久，愈發醇香。

詩詞偶拾

● 岳秀紅

國旗，最美麗的紅

在祖國，我經常看見
許多美麗的颜色
海水的藍
雲朵的白
稻穀的黃
草木的綠

在祖國，我還看見
最壯闊的紅
最震撼的紅
最鮮艷的紅
最燃燒的紅
最明麗的紅

這是祖國的國旗
最美麗的紅
讓每一位中國人的心
瞬時生出
熊熊希望之火的紅
熾熱愛國情感的紅